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策略调整和行动效果评析

叶海林

摘 要：本文在对2015年至2016上半年南海局势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回顾与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南海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以“黄岩岛事件”为标志的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演变成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围绕南海地区秩序制定与维护权展开的战略博弈，主要体现为以美国用军事手段贯彻自己“航行自由”和中国的反制措施之间的对抗性互动。中美在南海的冲突逐渐呈现出霸主国与挑战国之间霸权与反霸权斗争的特征。这种态势未来仍将持续，南海问题的管控难度会相应增大，爆发冲突的风险也有所增加。

关键词：南海；仲裁；航行自由；战略抵消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南亚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过去一年来，南海问题各参与方意图与策略的对抗性有所加剧。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结果公布。中国在南沙实控岛礁的吹填作业成果渐现，岛礁作业从力量建设发展为力量使用的紧迫感加强，可能性也逐步变大。美国以非作战军事手段挑衅挤压中国的行动频率和力度都在增加。东盟以及印度日本等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亦不断加强。

尽管南海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爆发武装冲突，并且中美两国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均表示仲裁应该“翻篇”，似乎呈现出缓和的迹象，然而应该看到，有关各方相对克制的行为以及时而释放的外交善意，无法掩盖各自立场的巨大分歧。南海仲裁案之后，南海问题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区域内国家间的主权和权益争端，逐步演变为霸主国与霸主国所认定的挑战国之间围绕地区秩序制定与维护的权力斗争。如果中美两国继续奉行各

自当前的策略，南海问题有可能演变为测试西太平洋地区国际秩序是维持当前状态还是发生根本转变的“试金石”，成为影响 21 世纪国际体系变动的决定性事件之一。

一、2015年到2016年上半年的南海局势

纵观 2015 年的南海问题发展态势，此前相关方存在的所有分歧都没有收窄的迹象，各方采取的行动也都在逐步升级。而作为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的若干共识，如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等，则或者停步不前，或者沦为批评其他行为方的道义工具。整体而言，虽然中国政府依然坚持认为并反复强调“南海地区总体稳定”^①，但是应该看到，“总体稳定”实际上蕴含着大量的不稳定因素，而且维持南海“总体稳定”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一) 中国与菲律宾等国在就中国“九段线”主张进行国际仲裁问题上存在尖锐对立

菲律宾于 2014 年 3 月 30 日正式向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提交诉状，要求仲裁庭仲裁中国的“九段线”是不正当的要求，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2014 年 12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授权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对菲方主张进行驳斥，并强调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2015 年 7 月 7 日至 13 日，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举行听证会，以确定国际仲裁庭对南海案件是否有司法管辖权。2015 年 10 月 29 日，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发表裁决声明，声称有权受理菲律宾就南海问题对中国提出的诉讼。2015 年仲裁庭 11 月 24 至 30 号在荷兰海牙举行南海仲裁案的第二轮庭审，就菲方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案实体问题和法理依据进行审讯。

对于菲律宾方面单方面进行的仲裁活动，中国的表态在原则上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始终强调“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但在外交措辞上，随着事态的进展，中国的声音逐渐变得强硬，语气更加没有回旋余地。

^①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343501.shtml。

2014年12月，在中国政府发表“双不”立场文件的同时，中国驻东盟大使在首届东盟发展论坛上只是重复了中国的立场，反驳了菲律宾提出仲裁的理由，并没有对菲律宾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而且强调了与菲律宾进行对话和谈判来解决问题的意愿。^②

2015年当仲裁庭宣布拥有管辖权后，中国对菲律宾的态度随之变得严厉起来，11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有关问题时抨击菲律宾的行为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其实质不是为了解决争议，而是妄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③2016年中国“两会”期间，外交部长王毅在外长记者会上用了三个“不”来评价菲律宾的行为，指出菲律宾“一不合法，二不守信，三不讲理，显然有幕后指使和政治操作”。^④

中方对菲律宾态度的强硬显然是与菲律宾在仲裁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密切相关，显示出中方在有关仲裁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菲律宾提出的南海仲裁案解读为国际法事务，而是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对之进行定性。中国公开批评菲律宾的行为系受到其他国家的“幕后指使”，则是对美国公开支持菲律宾寻求国际仲裁的态度的回应。在中国看来，菲律宾不过是在替美国充当马前卒而已。正如李金明所说，南海仲裁案，不过是美菲两国联手打的舆论战，而且背后的推手就是美国。^⑤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批评菲律宾的行为是受到幕后指使的时候，无疑表明中国已经不把菲律宾作为中国南海策略的主要针对对象了。

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庭宣布仲裁结果，全面支持了菲律宾的主张，甚至将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太平岛裁定为礁石。不过，这一明显具有倾向性的仲裁结果并没有给菲律宾带来任何实际的海上收益。菲方试图以渔船搭载记者前往黄岩岛的试探行动，被中国海警坚决阻止。菲方并未因此采取使形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如此。实际上，早在仲裁结果公布之前，菲律宾当选总统杜特尔特就试图为仲裁案降温，宣称希望能和中国恢复双边对话。尽管在随后的老挝东盟外长会期间，菲律宾仍然希望将仲裁结果写入联合声明，菲外长还表示菲方拟派出和中国接

② http://www.fmprc.gov.cn/web/dszlsjt_673036/t1219258.shtml。

③ <http://news.cntv.cn/2015/11/25/ARTI1448443048172805.shtml>。

④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308/14257026_0.shtml。

⑤ 李金明：《南海仲裁案：美菲联手打舆论战》，载《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3期，第21-28页。

触的总统特使、前总统拉莫斯到北京和中国谈南海仲裁，然而综合考察菲律宾的态度，仍然不难看出，菲新政府对仲裁案的态度远比阿基诺三世时期消极，谈不上有什么过高的期待。

(二) 南海军事化程度加深，有关国家以军事手段进行立场宣示的力度和频次明显增加，南海军事对抗风险加大

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认知角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对整个南海问题的理解，那就是南海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中国与有关声索国之间的矛盾，而是美国试图利用南海问题对中国进行遏制。中国对南海问题的这一理解又得到了美国军事介入南海使局势不断加深及强化。

2014年中国在南海南沙实控岛礁的建设活动并没有遭遇美国的强力反制，美国只是在口头上表达了对中国南海岛礁工程的不满。而在2015年，随着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接近完工，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名的军事挑衅行动明显增加。2015年5月，美国派遣海上巡逻机飞抵中国南沙在建岛屿附近侦查，继而又派出滨海战斗舰首次驶入南海争议海域。如果说这些行动还只是试探的话，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后美国的行为就已经是直接且明确的挑衅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华盛顿向美方强调了中美在南海“具有诸多共同利益”。^⑥然而就在习近平主席从美国返回后一个月，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⑦就进入了渚碧礁周围12海里以内。美军一方面强调军舰在进入渚碧礁时并不处于战备状态，而另一方面，美国公开表示并未事先向中方通报有关行动。

中国军舰只对“拉森”号的行动进行了监视和喊话，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2014年春天中美两军达成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拉森”号进入渚碧礁邻近水域航行之前和期间，两国海军的行为都没有超越《规则》。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外交部虽然采用了强硬的措辞批评美国的行为，却始终没有指控“拉森”号进入中国领海，而是强调美方舰只进入了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水域”。^⑧中方在给美方行为定性方面保持了一定的模糊。

中方的行为和表态并没有阻止美国继续以军事力量显示自己主张的行

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9/26/c_1116685063.htm。

⑦ 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拉森”号(USS Lassen)，舷号DDG 82，是美国“伯克”级驱逐舰的第32艘，2001年4月入役，排水量9200吨。

⑧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309393.shtml。

动。2015年12月10日，美国一架B52轰炸机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附近空域”，美方宣称系误入，并非事先安排的飞行计划。针对美方宣传策略的调整，中方的反应与“拉森”号进入南海岛礁附近水域时的立场也有所不同，外交发言人表示“对于美国军机当日的活动，中国军队一直保持严密监视和高度戒备，并对美国军机进行了警告驱离。中方严肃对待上述事件，并已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美方表示，将对美国军机进入有关空域这一事件进行调查”。^⑨在B52进入南海岛礁邻近空域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虽然尖锐对立，但都有所软化。

然而，这种软化很难被理解为是双方在政策上做出了调整。美军在南海区域的军事介入程度不断增强。2016年2月6日，美国一艘驱逐舰闯入中国中建岛周围水域12海里以内。中建岛属于中国西沙群岛，自1975年以来就在中国实控之下。中国国防部对美军的行为进行评论时，将之定性为“擅自闯入我西沙领海”。^⑩从南沙渚碧礁的“临近水域”到西沙中建岛的“领海”，中美两国关于“航行自由”的认知分歧显然越来越大。在中国看来，这是美国挑衅行动的升级与强化，而在美国看来，则是中国对地位相似的岛礁——美国认为渚碧礁和中建岛都属于“低潮高地”，因此即使按照中国的标准，也并不享有12海里领海——权利诉求的提升。

2016年3月初，美国一个航空母舰编队进入南海水域航行，同月，美菲达成协议，菲律宾允许美军以“轮换驻扎”的方式进驻菲律宾的五个军事基地。美国还高调游说印度、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国，试图展开多国联合南海巡航行动。

中国方面，则在南海实控岛礁邻近水域保持一定的海军舰只的同时，在西沙群岛部署防空导弹，并通过外交部确认，中国正在“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上部署必要、适度的国土防御设施”。^⑪

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前后一段时间，中美两国都向南海方向集结了大量的海空兵力，中国海军先后举行多轮海上实兵演练，美军的两个航母编队则被调集到南海附近待机而动。不过，双方也同时保持了密集的对话。

^⑨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326036.shtml.

^⑩ 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16-01/30/content_4638189.htm.

^⑪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347124.shtml.

就在南海仲裁案公布结果后的半个月里，美国先后派出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访华，中美两国外长也在老挝举行了会晤。

尽管中美两国都在竭力撇清自己在南海的活动要么属于“常态”，要么是“必要的”，并且都强调自己的行为并非在激化南海局势，然而客观上说，双方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力量投入都在持续增加，两军相遇的几率也在提高，避免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压力集中在双方能否在技术层面进行有效管控，而不是采取对话和协商的手段弥合彼此对撞的意图。

（三）地区组织和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的机会主义动机加强，姿态更加积极

随着南海局势的趋紧，域外力量如日本、印度和欧盟以及区域内的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在逐渐提高。继七国集团在 2014 年发表声明对南海问题表示关切后，欧盟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针对中国在永兴岛部署防空武器系统发表声明称，“在南海‘争议’地区临时或永久的军力部署将会影响到该地区的安全，也可能威胁到该区域的飞行及航行自由。欧盟方面敦促有关各方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阐明其主权声索的依据，并遵守国际法及《海洋法公约》”。^⑫虽然欧盟强调在南海问题上不“选边站”，但是，首先，欧盟的这一表态显然对中国含有批评的意味，其次，也表明随着南海局势的激化，欧盟觉得有必要发生自己的声音。

相对于欧盟的口头关切，印度对南海问题的参与力度 2015 年则在行动层面有所增强。2015 年 6 月，印度海军编队前往南海，与新加坡举行联合军演，并转往澳大利亚访问。印度海军进入南海与有关国家举行联合演习的消息一度让印度媒体相当兴奋，部分媒体将之解读为对中国的制衡。然而，随后的事态进展表明，这种解读方式不过是印度媒体一贯的表达偏好而已。面对美国提出的联合巡航南海，印度方面表示了拒绝。对于印度来说，在南海获得存在感是值得追求的，但在一个与自己战略利益关联不大的地方，与美国一起明确反对中国的立场，能获得怎样的收益是相当可疑的，并不值得为此做出努力。

^⑫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6-03/8702142.html>。

南海仲裁案公布结果之后，日本的反应在所有域外大国当中是最主动而强硬的，日本要求中国遵守所谓仲裁结果。不论是在蒙古出席欧亚峰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是在老挝参加东盟外长会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都公开表达了这一立场。日本还把是否表达支持南海仲裁与日本对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挂钩，这种过于露骨的外交手段遭到了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公开批评。

澳大利亚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在南海问题上不选边站的可能性显然要小于印度。实际上，随着美军南海巡航力度的加强，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军事上介入南海问题的热情也逐渐高涨。不同的是，澳大利亚公开宣称准备采取实际行动追随美国进行所谓巡航，而日本则是在新安保护法通过后以访问的形式将海上自卫队舰只派进南海，不过，美国的巡航倡议并没有得到日本的明确支持。虽然澳日两国在联合巡航问题上的态度存在细微差别，但是在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接受南海仲裁结果的问题上，美日澳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这三国之间的联合声明也是目前为止唯一表述清晰的多边对华外交施压的举动。

总体而言，在巡航南海问题上，域外大国的态度虽然存在差异，却遵循着同样的行为逻辑。南海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突显，对于域外大国而言，意味着提高国际威望以及寻求投机利益的机会。这些国家介入力度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成本-收益计量结果来决定的。他们在南海并没有必须争取或捍卫的战略利益，行为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特征。与其说这些国家现阶段的克制是因为顾及与中国外交和经济关系的“大局”，还不如说这是域外国家的待价而沽。如果美国提供的回报足够诱人，而中国采取的反制又不足以让这些国家支付足够沉重的成本，那么这些国家目前的克制态度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中国如果支付巨大的外交和经济成本诱使域外大国保持中立，却既不能缓和南海局势改善中国的相对孤立态势，又会增大中国的负担。

而对于本地区最主要的区域组织东盟来说，对南海局势的关切程度自然要超过域外国家。不过，东盟的关注并不仅仅在于南海的稳定局面能否保持，更在于对失去亚太事务议程设定权的担忧。正如陈相秒、马超的观点，“长期以来，东盟国家通过引入美、日、印、中等主要大国的力量，维持南海地区权力结构的平衡和稳定，以此保持自身的核心地

位”。^⑬东盟的核心地位实际上来自于区域外大国的制衡策略，而不是来自于东盟自身的力量。南海军事对峙的色彩越浓，军事冲突的危险越大，作为军事上无影响力可言的东南亚国家和东盟，失去话语权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东盟又不可能在南海问题上置身事外，因此一年多来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可谓小心翼翼，既要表达对南海问题的关切，又要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2015年8月6日，东盟外长会在闭幕前通过声明，提及部分国家的外长对“南海的填海造地表达严重关切”^⑭。但在2016年2月在美国召开的美国-东盟峰会上，通过的声明中却没有批评，哪怕是隐晦地批评中国，甚至没有提到南海填岛。东盟态度的谨慎和反复表明，东盟并不希望中美对峙升级，但又没有能力发挥主导作用，为中美对话消除分歧提供帮助。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东盟和中国的外长联合声明中虽然提到了南海，却只字未提仲裁案，反而强调应该按照《南海各方联合宣言》由当事方之间直接解决问题。这被普遍解读为对中国立场的支持。

应该看到，东盟的态度和域外其他大国一样，也是不确定的。不同的是，域外其他大国更多考虑的是介入的时机和收益，在成本-收益计量方面，机会主义的收益是主要的考量因素，他们不太担心成本，原因在于他们可能支付的成本主要来自中国的反制，而中国在和美国对峙不断激化的时候不可能对其他域外大国进行强力反制。反观东盟，东盟的顾虑则主要是成本方面的，来自于对地区事务主导权旁落的担心。对于某些声索国来说，其谨慎当然也是基于中国的压力。2015年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相对于2014年谨慎了许多，显然与中越两国在2014年5、6月间围绕“981”钻井平台在中建南区块进行作业爆发冲突在越南国内引起的严重后果有关。

二、美国军事介入南海的战略意图和效果

综合一年以来区域内外有关方面介入南海问题的程度判断，不难看出，随着中美南海对抗日益直接与尖锐，南海问题的主要行为体已经从中

^⑬ 陈相妙，马超：《论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利益要求和政策选择》，载《国际观察》2016年第1期，第103页。

^⑭ http://www.mod.gov.cn/opinion/2015-08/08/content_4613362.htm。

国和部分东南亚南海声索国转变为中国和美国。不但中美两国的互动决定了南海的态势，而且对两国行为的认知以及对后果的预判也成为其他行为体确定自己行为的最关键参数。此外，对于中国来说，以中美关系视角解读南海问题的倾向会更加明显，认知也会更加坚定。中国把如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行为定性为受到区域外大国的指使就表明在中国看来，南海问题就是中美大国博弈的一个着力点。

一年多来，美国反复在南海展开所谓“自由航行”活动，从投入的兵力、使用的地点以及与中国进行外交辩论时所使用的语言等各个方面，力度都呈不断强化的态势。从声明在南海问题上不选边站，到公开否定中国“九段线”的法理依据，再到派遣军舰进入南海，并进而直接挑战中国的岛礁建设工程，美国的南海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显然是不利的，在中国看来，美国在南海的行为是在挑战中国的立场、否定中国的要求、限制中国的行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美国认知和行为的变化到底是美国主动调整南海策略的结果，抑或仅仅是针对中国行为的变化而做出的应对措施呢？美国又到底希望从越演越烈的中美对抗中获得怎样的成果呢？美国是希望通过威慑迫使中国停止甚至取消在南海岛礁的建设，还是只满足于南海岛礁建设的民用性质而不进行任何军事力量的部署？抑或美国的目的只是让中国感到难堪，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

对于中国来说，理解南海问题上中美博弈的性质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判断出美国行为的边界，也就是美国为在南海实现美国与中国对撞的战略决心上究竟愿意支付多大代价？美国对南海博弈成本的承受能力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否会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这对中国的南海策略与行动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美国在南海寻求与中国冲突是美国维护海上霸权的必然结果

韦宗友对美国南海战略的动因进行了概括和梳理，认为美国之所以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加大在南海的力量投入，主要原因有五：第一，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第二，对中国海洋抱负的担忧；第三，抑制中国影响，维护美国亚太领导权；第四，安抚亚太盟友；第五，维护美国的海洋霸权。^⑮实际上，这几个原因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美国要维护自己的海上霸

^⑮ 韦宗友：《解读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载《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2期，第27-37页。

权。没有了海上霸权，美国的亚太领导力也就无从谈起，其亚太联盟体系便无法维系。而美国的海上霸权就表现为美国对“全球公域”内“航行自由”权利的坚持。正如王义桅所说“美国全球公域的战略重点是改变在南海问题上的传统中立政策以所谓的‘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突破《公约》限制实施‘空海一体战’，为美国亚太双边联盟体系寻找新的合法性并强化这一体系”。^⑩

美国对中国南海策略与行为的认知在性质上和中国对美国策略与行为的认知自然截然相反，实际上中美两国使用的思维模式是相似的。中美双方都认为南海博弈属于坚持海上霸权与反对海上霸权的斗争，中美两国的解读其实并无根本差异，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美国认为中国的行为违背了国际规则挑战了国际秩序，而中国则认为中国原本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历史性权益，美国作为南海问题的非相关方，对南海局势的干预特别是军事介入，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这两种解读方式的本质差别是在对因果关系的判定上面，而对于中美矛盾属于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挑战者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来说，其实是存在相通之处的。

美国与中国在南海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坚持行使包括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的“权力”的军事“航行自由”和中国采取拒斥行动之间的矛盾，和中国与南海其他声索国之间的主权争端毫无关系，至于中国南海“九段线”的法律含义，除非中国的主张和定义满足美国对中国沿海随意侦察和航行的要求，美国总之都是不会接受的。

表面上看，美国所维护的是一种动态的权利主张，不同于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岛礁归属、相应水域的国际法权益方面与中国的零和的、绝对化的分歧。但是，需要看到，正因为美国维护的是一种关于秩序的权利主张，美国和中国的矛盾才是真正难以调和的。美国的所谓“航行自由”是一种绝对化的权利，只有在克服中国的管辖以后才能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如果是在中国的允许范围内进行，则还不如不进行。美国不能享受中国所允许的“航行自由”，而只能行使否定中国立场和要求的“航行自由”，否则“航行自由”和其背后的美国海上霸

^⑩ 王义桅：《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以全球公域论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67页。

权秩序就无法自圆其说。这意味着，中美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或许在技术安排上可以找到避免直接武装冲突的手段，但在战略意图和立场宣示上必须也必然是截然相反的。

(二) 美国在南海坚持军事“航行自由”为美国带来了预期中的收益

美国在南海强调“航行自由”并不时派遣舰只行使这一所谓“权利”，已经为并且正在为美国带来其预期中的战略和战术收益。主要包括：一、强调“航行自由”，表明不承认中国岛礁建设所延伸产生的管辖权的立场，体现美国对维护国际秩序所享有的权利和责任，强化美国联盟体系对美国领导地位的认可。二、强调非作战军事行动的性质，在优势话语权的帮助下，避免承担可能的军事冲突的责任，正如美国方面在宣布航行消息时对外界透露的那样，“美方预料不会发生冲突”。实际上，这种表态也可以被理解为一旦发生冲突，美国将指控是中国的拦阻行为导致了中美军事冲突的爆发，而不是美方的挑衅所致。而如果没有爆发直接武装冲突，美国则可以宣称是自己的军事实力对中国构成了有效的威慑。通过这种表态，置对手于恶人和胆小鬼之间择其一的尴尬境地。三、测试中国的反应能力和底线。应该看到，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无论是行动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是逐步升级的。美方派遣“拉森”号进入渚碧礁周围12海里以内前，美国国防部便宣称将在24小时以内派遣一艘军舰前往南海相关水域执行巡航。这种事先大张旗鼓进行宣扬的做法显然是在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迫使中国表明在南海岛礁建设所衍生出的权利主张的边界。

测试中国的反应能力和底线，这一点对于美国而言格外重要。美国以完全否定中国主张和立场的高调姿态推行所谓“航行自由”，必然遭遇中国的反弹。而且美国从体现其海上霸权的角度出发，也“需要”中国做出一定程度的反制。但是要注意到，美国至少在现阶段，对中国的海上诉求仍然以遏制为主，并不打算也无必要彻底摧毁中国寻求海上权益的意志。以美国目前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能力存量，完成这一任务在美国看来或许可能，但显然不具备紧迫性。有鉴于此，美国需要对中国的反制行为精确的定量预判，并“诱导”中国进行逐步升级的反制，以便美国采取针对性的有限升级策略对中国的每一次反制进行再压制。通过逐步升级的压制策略，美国既节约了成本，又表明了美国不是破坏南海地区基本稳定的肇事者，同时还可以不间断地将中国描述为能力有限的“地区恶人”（regional

bully), 这对于美国耗时较长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部署方面的行动是很有帮助的, 对美国在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实现以安全保护换取经济报偿的策略也是有益的。

综上, 不难看出, 对美国而言, 以有限的军事行动不断“挑逗”中国很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博弈策略。这种策略下, 美国根本不会因为中国的自我克制而有所收敛。归根结底, 南海是中国对外战略能否实现的关键节点, 而对于美国来说, 则只是体现海上霸权和亚太地区领导力的一处所在。美国在南海, 可松可紧, 而中国在南海, 却是必守必夺, 双方的基本态势决定了美国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压制策略, 根据中国的行为随时调整反制的力度。归根结底, 南海地区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的战略和策略选项本来也不只有坚持和中国的战略对撞这一条。

(三) 美国军事介入南海行动采取了盯住中国行动的升级与抵消策略

美国一年多里, 军事介入南海的姿态逐渐增强, 不过如前所述, 美国并不打算通过一次激烈的海上冲突彻底粉碎中国的海洋雄心。美国维护海上霸权有多种方式, 从摧毁中国的海上力量到在国际社会孤立和抹黑中国, 不一而足。美国采取怎样的方式, 是由中国的反应水平、美国的成本、周边国家的反应等多个因素决定的。至少在现阶段, 美国依然认为有可能凭借有限的军事介入, 主要依靠国际话语权, 通过适度造成南海局部紧张态势, 迫使中国在美国的压力面前, 接受美国的航行自由, 以及菲律宾等国主张的国际仲裁。

美国之所以会抱有这样的期待, 主要是因为战略层面, 中国的确处在两难困境中, 中国恢复南海历史性权利的诉求和推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存在一定的内在张力。“中国不希望南海局势进一步激化, 也没有利用南海问题颠覆当前国际秩序的意图。到目前为止, 中国还是把南海问题的激化看作是影响中国对外战略, 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障碍和威胁。中国希望管控住南海局势的恶化态势, 在中国的周边战略排序当中, 与东盟的整体关系仍然高于在南海的海上权益”^①。中国的这种战略排序及其产生的困境对于美国来说, 具有很大利用价值, 可以迫使中国为了追求一个

^① 叶海林:《有限冲突与部分管控——2014年以来南海问题的激化与有关各方的意图和策略》,载《战略决策研究》2015年第2期,第45页。

目标而在另一个目标上支付代价，美国本身却不需要承担过高的成本。中国无论是南海积极维权从而导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恶化，还是为了改善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在南海上降低调门，减弱行动力度，美国都没有任何损失，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战略利益却必然受到一定影响。美国所要做的就是避免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和维护南海权益方面找到一个均衡的处理方式，比如通过《南海行为准则》在坚持南海主张不妥协的情况下和东南亚国家一道管控南海态势，腾出手来推动“一带一路”。只要中国的这一目标无法实现，美国的策略就可以被判定为成功。

应该承认，不论是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还是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至少在现阶段都不希望在南海和中国寻求一场激烈而代价沉重的军事冲突。美国更愿意以抵消策略来逐步化解中国海洋诉求的效果。美国对中国的策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海上霸主英国对待新兴的挑战者德国的策略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一战前，英国海军舰队会尾随德国海军访问德国海军刚刚离开的港口，以更强大的力量展示抵消德国海军给其他国家留下的印象。美国对中国南海行动的对策也是通过公开升级行动显示的力量来抵消中国造成的改变。回到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美国到底希望达成怎样的目的？答案恐怕是，美国希望迫使中国在中美对峙的每一个环节都支付尽可能大的国际信誉代价，使得中国在南海维护历史性权益越来越不得人心，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南海问题越来越大的牵制。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动态的，并不在于彻底击败中国，而在于消耗中国的国际威望和推行国际战略的资源，最终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同时实现美国对南海霸权的掌控和破坏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的动态策略将始终盯住中国的反应，并在中国行为的基础上适度升级。中国在南海南沙填岛，美国就安排军舰巡航；中国在西沙部署防空武器，美国就去西沙巡航。升级和抵消已经成为美国的行为模式。而中国针对美国行为的反制逐步升级并不会挫伤美国的决心，反而会促使美国进一步采取升级和抵消策略。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行为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美国所期待的。

三、2015年到2016年上半年中国应对美国军事介入南海的对策效果评析

至少在2015年的南海博弈当中，应该承认，美国凭借着其强大的海

· 26 ·

上实力以及对国际体系的支配能力和压倒性优势的国际话语权，相对于中国，占据着有利态势，基本掌控了南海局势的走向和节奏。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以及前沿军事部署虽然并未因此受到阻碍，但维护南海稳定的目标没有真正实现，争取国际社会认可中国南海维权行为的努力也没有完成，和2014年中国填岛初期比起来，2015年中国在南海的态势是较为被动的。

这期间，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显然是中国在中美两国之间属于实力、影响力都相对较弱的一方，而南海又是中国的“内线”，中国在应对策略的选项上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机动而丰富。

尽管如此，中国针对美国军事介入南海所采取的对策也还是有可提高和完善之处的。中国的相对被动——在与菲律宾的法律战当中未占上风、没有能打破美国在军事上任意挑衅的局面、外交上也未能消除中国南海主张在周边和国际社会引起的疑虑等等——有些固然是实力不济使然，但也有些不完全是因为在力量对比上不占上风。和美国相对自由的升级和抵消策略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比较起来，中国在南海所采取的策略性质和定位不够明确，在意图表达上不够清晰，手段上有时有较多顾虑，相应行为的国际公关和舆论配合也有改进余地。

（一）中国的南海策略低估了力量建设活动对周边和国际社会的心理影响，对使用力量的准备不足

2014年开始中国在南海南沙实控岛礁的建设工程对于中国南海维权斗争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中国的填岛活动仍然属于力量建设与力量准备的阶段，对岛礁建设进行中和完成后的力量使用问题，从对待美国挑衅活动的反应看来，中国的心理准备是不足的。中国的岛礁建设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能力，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的研判，其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造成的心理冲击相当明显。然而，中国对这种心理冲击的后果主要是从积极层面考虑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轻视了心理冲击的另一种效应，那就是中国的岛礁建设将刺激周边国家以及美国做出强烈反应。201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建设活动没有受到干扰，也没有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批评，这可能是中国在2015年后半年遭遇美国连续军事挑衅时心理准备不足的原因之一。

美国国防部在“拉森”号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临近水域之前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国际舆论动员，而中国除了采取必要的军事监视措施之外，

在“拉森”号从马来西亚起航之前几乎始终保持沉默。不仅如此，当美国通过军事手段宣示南海“航行自由”的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朗的时候，中国依然强调和美国在南海拥有诸多共同利益。这种应对上的迟缓和犹豫，有可能是因为在战略态势研判上，中国依然认为有可能说服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挑衅——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事先对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缺乏心理准备，对情况把握不够准确。中国相关部门在美国两艘军舰相继闯入南海南沙和西沙岛礁临近水域的问题上，都不是最早发布信息的一方，还曾经在事件发生以后，表示对有关情况进行核实。如果中国的确需要核实，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现地部署的力量存在缺陷；而如果这只是一种策略，那么这种策略给中国带来的益处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的这种应对策略，可能的一种解释是中国在力量建设阶段不希望激化南海局势，避免力量建设未完成的时候提前被迫与美国展开激烈的战略对撞。中国的动机——如果这真是中国的动机——固然可以理解，但中国显然也应该认识到，随着美国南海“航行自由”决心的确立和行动的展开，南海出现中美战略对峙的时间节点已经不由中国确定，中国希望先建设再视情况使用的想法是难以实现的。

（二）中国的南海策略存在多个目标，行动连贯性不足

如前所述，中国的周边战略中，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和建设“一带一路”是两个都需要在东南亚地区实现的目标。在对美关系上，抵抗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以及维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稳定也是两个都需要时间的目标。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战略和策略目标的多重性，虽然在理论上能够推导出中国以差别性的“一带一路”待遇吸引东南亚的合作性力量，反制试图拉美国入局的破坏性力量，中国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但在对美心态上，中国仍然有些犹疑。“拉森”号对中国进行挑衅时，中国将之定性为闯入南海中国岛礁“临近水域”。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定性，自然不可能辅之以坚决的反制行动。而中国之所以保持一定的姿态模糊，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少有一种顾忌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对“拉森”号闯入位置的法律地位认定有可能会在将来冲击到中国整个南海主张的法理依据。中国明确界定“九段线”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现何种权利诉求之前，中国既不可能按照“九段线”范围主张排他性的领海管辖权，又不能仅仅根据目前实控的岛礁宣布领海基线，也不太容易直接在低潮高地进行

人工设施建设的情况下宣布拥有 12 海里领海。

这种法理上的困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对美国的挑衅行为会升级到何种程度、中国应该以何种手段做出反制，存在犹豫。如前所述，中国不希望在力量建设的过程中打破南海的稳定局面，哪怕是最脆弱的稳定。不仅如此，中国还不希望被看成是南海海上秩序的挑战者。中国希望被接受为南海的建设性力量，这倒不是对于美国而言，而是对于东南亚国家。在这一方面，中国忽略了东南亚国家的固有心态。无论如何，显然东盟及其一部分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保持谨慎绝不是因为同情甚至赞同中国的立场。即使是与南海问题不直接相关的中南半岛国家，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中国为了贯彻自己的南海主张而和美国爆发激烈冲突。中国应该看到，“东盟对‘中国威胁论’的认知和担忧早在其成立之初便已存在，并在中国日益崛起的大背景下不断得以强化，东盟国家易倾向于将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和海洋开发行为解读为‘扩张’制海权及争夺地区主导权的重要抓手，并以此反作用于东盟，致使其在南海问题上采取越来越团结一致的立场，共同制衡中国不断扩大的海上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优势”。^⑮

中国不愿意被看成是挑战者，又不得不推动岛礁建设的不利态势，对中国面对美国的挑衅能够采取的反制措施形成了限制。而这种自我限制又使得美国可以轻易地以小步升级的方式实现对中国的抵消策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力量不足。

（三）中国南海策略的国际公关表述不够清晰，效果有待加强

正如李金明强调，南海美菲两国联手在和中国打舆论战。^⑯实际上，不仅是在国际仲裁问题上，南海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国际舆论，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表达，不但在国际舆论体系中权重较低，而且在表达内容上也是存在缺陷的，效果并不明显。

中国并不认为在南沙的岛礁建设是在改变现状并且试图确立新的区域海洋秩序。在中国的解读中，南沙的岛礁建设不但合理合法，而且是伴随着中国国力提升的一个自然过程。中国并不认为自己的建设行动是在使用

^⑮ 陈相妙、马超：《论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利益要求和政策选择》，载《国际观察》2016年第1期，第104页。

^⑯ 李金明：《南海仲裁案：美菲联手打舆论战》，载《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2期，第21-28页。

自己的海上力量。中国为自己进行辩护的逻辑是，首先，中国不是最早在南沙岛礁修建人工设施的；其次，中国没有在南沙在建岛礁上同步部署武器装备；其次，中国兴建的设施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际航行自由。

中国的三大要点中的两个，说服力都很有限。中国的确不是最早在南沙岛礁修建人工设施的，但问题在于中国的规模和速度是任何其他国家都难望项背的；中国也的确希望南沙岛礁工程能够为航行自由提供产品，这对中国的南海主张显然是有帮助的，但中国提供的这种公共产品并不是当前南海航行自由的必需品，却因为其军民两用的双重属性遭到国际主流话语的曲解，引起周边国家的疑虑，导致说服力下降。至于中国没有在南沙建设过程中同步部署武器装备这一理由的薄弱之处在于中国不可能承诺根本不进行武器装备的部署。中国政府强调的南海“非军事化”是需要被专门定义的，而且随着美国压力的加大，中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部署一定的武器装备。这就使得中国没有同步部署装备这一点的道德优势和感召力最终消失在国际话语所描述的中国军事力量在南海不断强化的图景当中。

不应该把中国的政策立场说明仅仅看成是外交辞令，中国在国内舆论上对岛礁建设活动同样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态度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不希望岛礁建设成为南海问题的焦点。对于既希望在南海扩大存在，又希望顺利推进“一带一路”的中国来说，这种解读方式显然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这种解读方式在不掌握国际主流话语的情况下，效果难如人意，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南海发挥自己的力量。

四、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前后中国扭转不利态势的行动与后果

尽管存在某些问题，然而必须看到所有中国应对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都是技术层面的，在战略上，中国的决心日渐坚定，在推进前沿力量建设方面也有条不紊。2016年以来，特别是7月12日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前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投入的外交和军事资源显著增加，决心明显增强，相对被动的态势逐步扭转。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在外交博弈和海上斗争两个方向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主动性和坚定的意志，基本上夺取了控制局势的主导权。反观美国，其反应却比较消极，军事上没有采取

升级对抗的行动，外交方向，主要负责官员的表态也前后矛盾，缺乏逻辑性，显示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投入的资源不够充分，使用力量的决心也不够坚定。一年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是有决心有能力化解美国的升级-抵消策略的。

南海仲裁案结果对中国不利，这是中国完全能够预料的。虽然中国反复强调对南海仲裁案的“双不”原则，也多次表示出对菲律宾和应菲律宾要求设立的南海问题仲裁庭的蔑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认为南海仲裁庭本身对中国毫无影响力，实为了消解南海仲裁庭作出仲裁结果之后的国际舆论，中国实际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成功说服了7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表态支持中国的立场。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并没有试图游说这些国家及政党支持中国南海的主权和权益主张，而是呼吁他们支持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从表面上看，这种姿态似乎不够强硬，从实际效果来说，却相当明显。中国的意图并不在于要求其他国家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而是要明确传递一个信息，即相当多数的国家并不认为所谓国际仲裁能够代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对于中国来说，有这样一种代表性很强的声音就足够了。更何况，中国直到7月12日傍晚才以共和国政府声明的方式明确阐述了中国在南海包括领土、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历史性权益的主张，中国也不可能明确表达之前就要求其他国家支持自己的利益诉求。由此可见，中国的外交反击虽然力度很大，目标却是有限的。中国并不指望趁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之机，进行全面外交反制，争取国际社会在中国的主权和权益主张以及菲律宾的主权和权益主张之间选边站队。只要能够形成不赞成菲律宾的解决方式的国际气氛，对中国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中国采取这种有节制的反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国看来，涉及南海问题，最重要的表态方也是最需要中国争取的行为体不是域外国家，而是东盟和东盟成员国。倘若中国试图迫使其他国家在中菲两国的主权和权益之间做出选择，东盟成员国特别是和中国同样存在领土争议的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即便不公开站在菲律宾一边，也绝不会站在中国这一边。而东盟的立场对于中国未来在南海贯彻自己的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看来，其他域外国家哪怕是世界大国的表态，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如东盟内部任何成员的态度重要。中国的外交反制必须要给中国对东盟做工作留有

足够的空间，而表明中国绝不会接受南海仲裁但始终愿意和东盟与南海问题直接相关的成员国谈判这一立场，是中国避免因为仲裁而在东盟陷入孤立甚至出现仲裁案的连锁反应的关键。

在随后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外长会上，中国成功与东盟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国的主张，没有提到南海仲裁。正是因为双方的联合声明，才使得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能够宣布南海仲裁案已经“翻篇”。“翻篇”表明中国认为至少在南海仲裁案的外交后果和舆论影响方面，中国已经扭转了态势。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显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为之动用的外交资源相当雄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外交策略，在目标上比较克制，避免了站在东盟多个成员的对立面。

而反观美国，或者是为了体现自己的所谓客观和中立，或者是对南海仲裁案的外交与国际话语意义重视不够，美国并没有投入巨大的力量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前营造强大的国际压力。美国本身没有在南海仲裁案之前发动外交攻势，而只是满足于让日本在西方七国集团会议上推出涉及南海问题的联合声明。很难判断美国的这种姿态是因为傲慢——相信西方七国就能代表国际社会；还是因为犹豫——不愿意在南海问题上和中国彻底决裂，然而不管怎样，在利用南海仲裁案给中国施加压力方面，美国的外交团队显然既没有进行充分的力量动员，也缺乏坚定的意志和决心，这和中国全面的外交反制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中国精心准备而美国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成功逆转态势，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在军事上，美国的表现也远不如中国积极主动。尽管美国2015年在南海方向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军事压力，美国却异乎寻常地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前后放弃了抵消升级策略。美国在仲裁案之前只是派出了两个航母编队抵近南海待机而动。而中国海军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南海南沙群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力量建设，对美国海军两个航母编队级别的军事压力的抵抗能力和对抗意志，都和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有了本质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出台之前中国在南海以三大海军舰队联演联训的方式展开的军事行动上。美国的威慑却仍然停留在20年前的水平，这显然无法对中国构成足够的心理压力。

2016年7月12日，中国在仲裁庭公布结果之后迅速以中央政府声明的方式强调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主张，全面驳斥菲律宾的要求，对

抗的意志非常坚定。而这时美国海军舰队仍然在南海中国主张范围以外。中国迅速而强硬的反应并不是对美国军事挑衅的回击，而是对有关国家的警告。中国强调在南海的领土是组成了南海诸岛的四大群岛，且拥有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并拥有历史性权益。这一声明意味着中国强化了自己在南海对水域和岛屿的管辖权利。在仲裁案公布之后，倘若有其他国家挑战中国的管辖权，这种情况下，中国显然不可能采取退让姿态。中国的政府声明和同时进行的大规模军事部署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决意在遭遇挑战的时候做出回击，包括军事回击。在明知美国有两个航母编队待机而动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强硬表达立场，这只能被理解为中国有信心抵御住美国的军事压力，甚至能够对美国海军进行有效威慑。

在仲裁结果公布之后，截止到目前，美国方面并没有在南海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还相继派出两名高级军政官员来华磋商，这似乎证实了美国并没有在南海因为仲裁案和中国决裂的决心，克里国务卿附和王毅外长关于“翻篇”的表态也证明了美国的立场有所软化。这种软化不太可能是中国在南海与美国妥协的结果，证据是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始终保持了强有力的姿态，也不太可能是因为中国以在其他领域中的让步换取了美国停止在南海挤压中国，因为在这一时期的中美互动当中，唯一能和南海问题重要性相当的就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THAAD）系统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正在逐步升级。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升级-抵消策略没有奏效，而中国的外交和军事反制产生了效果，迫使美国在降低行动强度和与中国爆发严重冲突之间选择了前者。

这恰恰是升级-抵消策略的问题所在。美国的意图是逐次投入力量，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如果中国决心不够坚定，美国凭借自己的力量优势可以控制住节奏，以较小的成本威慑住中国并逐步完成在南海的军事部署。而一旦中国尽管实力相对不足，但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反击和抵抗姿态，迫使美国在退让或者决裂之间选择，美国的升级策略就面临成本增加风险增大或者力度降低信誉降低的两难困境。而在此之前，美国逐次增加力量的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节约了美国的资源，降低了风险，却产生了两个与美国战略目标相背离的后果，一是逐次增加的压力，加剧了中国对美国的敌意，使得中国日渐确信美国的意图就是要利用南海问题围堵中国；二是压力逐次增加，非但没有消解中国的抵抗意志，反而磨练了中国的抗压能

力，使得中国在与美国的互动中信心不断增强，最终在2016年7月以南海仲裁案为契机，进行了全面的外交和军事反制，扭转了态势。

当然必须承认，中国目前的反制成果是建立在美国以局部力量和有限意志对中国施压未果的基础上的，且与美国目前因为国内总统大选而导致战略制定和执行能力下降的背景有关，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远在中国之上，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干预中国与东盟关系、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也不会因为南海仲裁案的“翻篇”而彻底放弃。实际上，经过此轮对抗之后，美国对南海问题与国际秩序转换之间关联性的重视程度只会进一步增强，这就意味着中美的南海角力还远远没有达到形成稳态告一段落的程度，未来中美在南海的战略博弈仍将长期持续。

Connectivity of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within the "Belt and Road" Framework

Li Chenyang, Yang Yangzhang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represented great blueprint for the connectivity of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chieved multiple breakthroughs in the connectivity endeavors with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launching of China–Pakistan joint projects, Indonesian high–speed railways, China–Thailand, and China–Laos railway projects, etc. As the construction of connectivity projects is confronting problems in the complicated environment, certain setbacks may affect current projects and those in mutually–signed agree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ategically tackle the problems to promote connectivity with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and take reasonable measures to push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for the ideal of win–win.

Key words: connectivity;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in high–speed rails

About the Authors: Li Chenyang, Office of Social Sciences, Yunnan University; Yang Xiangzha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nnan University.

Review and Analysis of U.S. and China's Strategic Adjustment upon South China Sea (SCS) Issue

Ye Hail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ing and generalizing of development of South China Sea (SCS) situation from 2015 to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6, this article bespeaks that the crucial contradiction of SCS issue has changed from a dispute of sovereign and maritime interests/rights between China and certa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marked as "Huangyan Island Incident", to a strategic game of rule–making and safeguarding S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is mainly indicates the adversarial interaction between American freedom of navigation

• 101 •

through military means,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China-U.S. conflict on SCS has gradually presented a characteristic of struggling for hegemony in the region between the superpower and its challenger. The situation is supposed to continue, and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SCS issue is believed to become more difficult. As a consequenc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outbreak of conflict is thought to be increased.

Key words: South China Sea (SCS), navigation freedom, strategic deterrence

About the Author: Ye Hailin, Institute of Asian-Pacific and Global Strategies, CASS; Editor of South Asian Studies; South Asia Research Center, CASS.

Iran's Grand Strategy for the Iran Nuclear Issue

Zhang Chang

Abstract: Through a series of long and difficult negotiations, the US and Iran have eventually reached agreements on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that catch worldwide attention. Looking back on the Middle East strategy of the US and the progression of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we can find that the beginning, intensification, and settlement of the issu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f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fluctuations of American strategic capability. For that matter,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is not superficially an issue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but of profound reflection of practices and difficulties of America's Middle East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the country's decline from a hegemonic power to its relative fall of predominance. Fac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Iran adopts an equilibration strategy of combining self-dependence and alliance. And viewing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from this perspective generate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grasp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ssue, which can help to properly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Agreement as well as the study and judgment of the US-Iran relations.

• 102 •